



不嫁人的新娘

晓东 著
长 春 出 版 社

不嫁人的新娘

晓东 著

长春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中学生白雪美丽纯情，与同学庄殿武感情甚笃。考上大学的肖刚和大学生杜宁都想方设法追求她，白雪却意外地和当装卸工的庄殿武相爱。父母几番阻拦，爱情几经波折。俩人在一次野外郊游中由于感情冲动发生了关系。当检察长的父亲无法原谅女儿的错误，父女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正当白雪孕育新生命之时，庄殿武酒后失手入狱，起诉他的是白雪的父亲。白雪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去狱中探视，庄殿武悔恨交加，决心爬起来重新做人。父亲原谅了白雪和女婿。作品通过对众多青年人物的塑造，展现了他们丰富的个性，以及对生活的不同理解，揭示出当代青少年新的道德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。

不嫁人的新娘

晓冬 著

责任编辑：李伟光	封面设计：崔瑞鹰
长春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重庆路40号)	长春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
开本：787×1092 1/32	1991年6月第1版
印张：5.875	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字数：146 000	印数：1—12 000册
ISBN 7—80573—483-6/I·86	定价：2.90元

第 一 章

城市的黄昏并不象田园那样秀美。高耸的楼群将夕阳挡住，只透过一片朦胧的灿烂。田园的黄昏往往是静谧的，农人带着一天劳作的疲倦和欢欣，悠然地走向炊烟袅袅的村舍，一片和平与安宁景象。城市里这时候正繁忙，街道上车水马龙，到处是喧嚣的噪音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匆匆赶回家，在路上买些菜回家准备晚饭。谁的手脚麻利谁就将拥有黄昏后的一段自由闲暇的时间，或去看看最新上映的电影；或去恬静的公园散步；或去街头新开的小咖啡店喝上两杯。总之，人们的生活是温馨的、甜蜜的。

这是座绿化得相当不错的城市，道路被高大的树木所簇拥。枝叶葱茏，婆婆娑娑。杨树、柳树、松树参天而起，形成一座高大的绿荫带。晚霞透过树木细密的枝叶，洒下一片梦臆般的色彩。

学校的大门里涌出放学的学生，白雪随着人流走出来。离高考的日子日趋迫近，学生们都在废寝忘食作最后冲刺，感到相当的疲乏相当的累。女孩子还会有特殊，白雪前天来

“事”了，既紧张又倦怠，背上的书包装得满满的，都是各种复习资料。

白雪的父亲白文礼，是市检察院的检察长。他除了尽父亲的职责抚养、关怀女儿之外，没有其它特别的地方。白雪知道自己父亲的正直和廉洁，要想让他利用职权为女儿谋利益真比登天还难。白文礼对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，但对小女儿白雪有些例外。白雪从小就聪明又可爱，性格开朗热情，常常能博得父母的欢心；白雪的哥哥和姐姐都已成家立业。哥哥在本市住着老丈人的一套房子；姐姐在外地，读完大学后和一位研究生结了婚。家里只剩白雪一个孩子，自然多了一点骄惯。

白雪买了一支山楂雪糕边走边吃，这种雪糕凉爽又止渴。她不喜欢吃白色奶油的和咖啡色巧克力的，两种雪糕的本味都不佳，给人不伦不类的印象。明天就要高考了，紧张复习了一年之后也该有个成果。一年来她整天起早贪黑伏在桌案上看书作习题，没看过一场电影没去过一次游乐园。一想到明天的高考，白雪感到从未有过的忧烦。自己的成绩是知道的，对于高考她一点把握也没有，未来还是一个未知数。大家都在拼。白雪觉得疲惫不堪，晚上她什么事也不想干，吃完饭之后好好睡上一觉，以充足的精力迎接考试。

从人行桥上下来，再走大约 10 分钟的路就到家了。人行道上有些拥挤，白雪无心浏览五光十色的商店橱窗，赶紧往家里走，回家晚了妈妈又该惦记了。

一想到庄殿武，她脸上就微微发热。殿武是她一个班的同学，他们的关系很好，殿武常常兄长般地关怀和照顾白雪。白雪也经常在学习上给殿武以帮助。明天的高考他们不在一

个考场，殿武刚才鼓励她要考出自己的水平，她忘记了自己对殿武说了些什么。在一起近两年，她感到有一种东西朦朦胧胧的鼓励自己和殿武接近，到底是什么呢？现在她没有时间去想。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一句例行的话先进屋，人随即也跟进去。

白雪的母亲梅兰在厨房做饭，灶上放着一本打开的菜谱，看来她是在尝试新的佳肴。

“早饿了吧？”梅兰在厨房飘出一句，手下的动作在加快。

“有时候象小孩子一般叫唤几声。”白雪用手指着肚子夸张地说。

“小雪，去看考场了吧？”父亲白文礼摘下眼镜，疲倦地揉着眼睛。白雪知道爸爸看书时间长了眼睛会酸的，每天回到家里爸爸总有看不完的材料。

“老师上午领着去了，我的坐位在最后面一排。下午回到学校各科老师又给讲了几道典型的题。”

“明天要早点走……”

白雪将书包抛进沙发的一角，坐在爸爸的身边。明天，明天将意味着什么？

吃饭了。梅兰为了女儿能吃得可口一些的确做了好吃的东西，有扒肘子、烧茄子、煎带鱼、渥鸡蛋，都是白雪平时喜欢吃的。梅兰一个劲儿地往白雪碗里夹，嘴里不住地劝着“多吃点”、“再来一块”，仿佛白雪是一位客人。

看着母亲那忙碌的样子和关切的神情，白雪心里热乎乎的。她理解父母此刻的心，如果说自己紧张的话，那么母亲比自己更紧张，她在惦念女儿前途，同时也有一种担忧。

白雪想尽量吃得多一些，也好让爸爸妈妈不致于失望。但是她吃不进去，过去很适口的菜今天嚼起来都无味。为了安慰母亲同时表达自己的爱心，她夹了一块鱼递到母亲碗里。

母女之情、养育之恩，是天下最圣洁的爱。但愿这爱的力量会给白雪罩上成功的花环，成为鼓舞与希望的载体，伴随在白雪的身边，帮助她克服困难与障碍，给她成功的信心与勇气。

默默地祝福。无声的语言有时会比有声的更能打动人的心，因为心与心是相通的。

回到自己房间，白雪早早地躺上床，她真有点不习惯。外面刚有一点朦胧之色，既使开着窗户也让人感到闷热，没有一丝空气在流动，白雪感到焦躁不安。恐怕所有考生也都会觉得这一晚是最漫长、最不容易度过的。

白雪躺在床上，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，无论如何也休息不下来。胡思乱想一些毫不相干的事和人，对明天的考试作着种种假设，或许老师出的重点题里有一道或两道出现在考试卷上，或许一道也没有，过去没有认真复习当成重点的出来了；殿武会答得怎么样？他现在在干什么？……

庄殿武，庄殿武，白雪在心里默念着，你以什么抓住了一个纯情女孩子的心呢？使得这个女孩乐于和你接近，承受你的保护和关照？到了一定年龄，男孩子和女孩子是要接近的，但那只是爱的朦胧的冲动，爱情到底是什么，还是一个深奥的谜。所有的人都在谜一般的社会中生活，走出谜宫的将是生活的强者。由于忙于功课，白雪没顾上多想自己与殿武的关系，是普通的友情，还是微妙的初恋？大脑是一部非凡的记忆机器。一旦起动就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，过去的事

情一骨脑地涌出，白雪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。回忆是美好和幸福的，有时候往往会使人激动不已。

白雪和庄殿武初中时就相识。那时殿武是校足球队一员勇猛的前锋；高中时他们分到一个班里，接触的机会开始增多，不知不觉中已有过许多交往。校足球队比赛时，白雪是最忠实的观众。站在场外观看甚至可以说和在场上一样紧张疲劳。场上每一次激烈的争球和对抗都让她吃惊，殿武的每一次射门都让她欢呼。而每一次班级里劳动，白雪的活常常由殿武包下来。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之间这种经常性的往来必然会导致某种结局，开始是放学晚了的时候，白雪答应让殿武送自己一程，后来渐渐的是他们放学后常常在一起走，不知不觉地他们相约看电影听音乐会……

爱情悄然而至，白雪开始并没有意识到。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她既羞涩又紧张，有点不知所措。这种感觉是殿武有天晚上在树后轻吻她时产生的。当时她哭了，殿武极力的哄她。为什么哭呢？是害怕还是激动？羞死人了，还是不解释的好。

床上的迷你灯亮着，柔和的灯光使整个房间温馨又静谧。小写字台上堆着一叠子书，台灯旁边摆着简装的化妆品，从窗外吹进来的风将墙上挂着的小工艺品吹得摇晃起来。外面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，吹得窗外树叶哗哗作响，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。突然，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接踵而来的是隆隆的闷闷的雷声。白雪打了一个寒噤，她将毛巾被裹了裹。

白雪的母亲梅兰进了房间，端来一盘桔子和香蕉，看见白雪沉思的样子，悄悄地将果盘放在床头柜上，并为女儿扭亮台灯。

“小雪，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考试。”

“妈，我心里有事，睡不着。”

“妈知道明天对你来说很重要。”

梅兰说着坐在女儿的床上，伸手将女儿揽在怀里。白雪这时候象只温柔的小猫，任妈妈的手抚弄她的秀发。

“妈，我好紧张，总有点担心……”

“因为事关重大，有点紧张也是正常的，不过要有信心，并且要努力争取好成绩。”

母亲说着剥了只香蕉递给女儿，白雪甜甜地咬了一大口。

梅兰又嘱咐女儿几句，让她早点休息，带上门退出房间。

房间里恢复了宁静，白雪这才注意到外面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。小雨象是轻快而有节奏的，掩着白雪难以理清的思绪。她竭力控制着自己尽量不想得太多，闭上眼睛，开始数数，连她自己也不知数了多少遍，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一夜的雨，将马路冲洗得干干净净，空气也是清清爽爽，红彤彤的太阳升起来，如同沐浴过一般新鲜、光艳。白雪早早起了床，整理了行装，临出门时，父母又是一番叮嘱，“不要紧张，要沉住气。”她是听话的女孩，父母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。考试的学校离家不远，她想提前一点到学校，这是她和殿武约好了的见面时间。一些同学已经到来，有的正做重点复习，有的在检查自己的准考证和钢笔，还有的在一起谈着与考试有关的一些事。白雪站在较为显眼的一棵树下，希望不要错过考试前的见面机会，她心里有些话要对殿武说。

等待是折磨人的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白雪的焦急也在一点一点地增加。过去 10 分钟了，她翘首张望，高大瘦

削的他仍是没有出现，殿武是怎么了？路上交通受阻还是准考证没带？或者，或者是来了没有碰到？白雪忧虑万分，急躁不安。

考生陆续地进入考场，离考试还有 10 分钟，操场上只有一些考生的家属。她无法平静下来，无法安然地参加考试，心中全是庄殿武。她进了殿武的考场，当见到那个空空的庄殿武的坐位时，她愈加不安。她还想去楼外面看看，一位监考老师请她赶紧回教室，因为马上就要发考试卷了。

白雪如坐针毡，大脑一片茫然，混混沌沌之中，试卷在她的眼前模糊起来。这样子太糟糕了，她极力安静自己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白雪才开始思考试题。

世界上总有意想不到的事，就连世界本身都是在意想不到的之中产生的。昨天殿武回到家中，待他最好的奶奶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一家人围在奶奶身边。请来的大夫说赶紧准备后事，然后就走了。殿武从小由奶奶带大，对奶奶的感情最深。在奶奶生与死的关口，殿武一步也不想离开。奶奶忙碌了一生，辛苦了一辈子，早年守寡，含辛茹苦抚养儿子，多少个岁月的孤苦无援和艰辛坎坷，她都默默地承受了，以中国女人特有的坚韧，坚强地生活着。儿子结婚后，她全心地照料孙子，对殿武疼爱备至。她的一生中没有鲜花，如果说有的话，那么就是培育了殿武这朵小花。当奶奶生动地讲起殿武儿时趣事时，殿武在心里暗暗发誓，长大了一定要报答奶奶，让奶奶过上好日子。然而，这个时候，他刚刚长大，奶奶却重病缠身，这怎么能让殿武不悲痛呢！

殿武的心盛满了哀痛和无尽的遗憾。他寸步不离服侍在

奶奶身边，他知道这是奶奶的弥留之际。奶奶用呆板而执着的眼光盯住他，仿佛要说什么话，但终究什么也没能说出来。到晚上11点一刻，奶奶离开了人世。女人痛哭，男人落泪。在哀悼的气氛中，殿武一直捱到天亮。一身的疲倦，一脸的困顿。全家人的心乱了，但仍在忙着奶奶的丧事。当母亲忽然想到殿武今天要参加高考时，离考试时间只有20分钟了。殿武顾不上吃饭，匆匆忙忙赶到考场，还是迟了10分钟。他的坐位上坐着监考的老师。对这位迟到的考生，监考老师表示出不理解。教室里静极了，只能听见紧张的喘息声和沙沙的写字声。殿武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，拿起笔伏在桌案上。

考试进行了三天，白雪和殿武见了几次面。开头他说“希望你能考出好成绩”。在高考结束之后，他才告诉她：“我奶奶去世了”。殿武是有心计的，为了不影响她的考试没有早告诉她，事实上奶奶的后事已经处理完了。

几天没见殿武的面。白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她去找过殿武可是没有找到，她盼望殿武能来，可是却始终没有见到他的影子。性格开朗、热情的亚芬来她家，两人见面总是有话，快快乐乐嘻嘻哈哈，一上午就过去了。亚芬是白雪在中学时最要好的同学。彼此能够推心置腹。白雪有心事，神不守舍，亚芬当然看得出来。

“白雪，今天你可有点不太正常，是不是你的‘王子’欺负你了？”

“你是知道的，殿武对我从来就好，遇事会让我三分，怎么会欺负我？”

“要不就是几天没见着他，心里不安分？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

白雪否认，这是不愿承认事实。

“你既然心里不痛快，我陪你看电影怎么样？”

“你呀，还是去陪你的肖刚吧。”

“其实呢，说心里话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“我们那点事你还不知道，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们去看电影。要知道，我差不多一年没看了。”

这是实话，由于忙着准备课程，根本没有时间看电影。既便是为了休息一下，也只是到树林中去散散步。今天是考试之后看的第一场电影。

影片是部美国侦探片，好惊险的。女孩子比较喜欢看柔情蜜意的言情片，看着让人动情。有时候还会为影片中女孩子的事流下几滴同情的泪。侦探片就不同了，心老是悬着，为一个又一个的疑点着急，最后自然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。

白雪和亚芬相互挽着走出影院，来到阳光灿烂的街上。

“我请你吃山楂冰棍。”白雪在寻找卖冰棍的，前面不远处有一个。

“那当然好啦。”

两个人手里都拿了一根，很痛快地吃着，刚才揪着的心也舒坦了许多。

女孩子的心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，象一只温度计，随着外界的条件而变化。或悲或喜并不是长久的事，因此她们没有必要为感觉不公平的女孩子担忧，她们的心是金子般的。白雪和亚芬就是这样两位让人无可奈何的女孩。

下午，暑期中最热的时间。殿武从无轨电车上下来，他是替母亲领工资的。母亲身体一直不好，奶奶去世以后就没

有上班。她所在的是衰败零落毫无生气的集体小厂。原料无来源，产品无销路，经济效益可想而知。在其它单位很正常的奖金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。能够开出工资已经谢天谢地了。殷武母亲的企业正处于倒闭的边缘，这个月的工资只开了百分之五十。

殷武完全可以坐其它车辆，这路无轨电车是绕远走的，殷武还是选择了它。因为他心中有白雪，坐这路车可以路过白雪的家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慰藉，一种感情上的解脱。

下车后他穿过市场前行，大约还有三站的距离才到家。市场人很多，吵吵嚷嚷，买卖兴隆。傍依市场的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家副食店，也都在人的簇拥之中。这儿附近有两个住宅小区，是近两年才耸立起来的，商业和其它基础设施还没有跟上。

吃完午饭白雪小睡了一会儿，懒懒地起来。白雪在家里平时还未买过菜，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。父亲白文礼要请在B市任副检察长的老同事吃饭，正巧梅兰在办理离休手续，已经约好了同领导进行一次谈话，所以嘱咐白雪去买些菜来。梅兰恐怕白雪买不好，临走的时候给她留下一张菜单：

烧鸡一只：要道口的，二斤左右。

鲤鱼一条：新鲜，二斤左右。

水发海参：半斤，挑一下。

黄瓜五斤：挑直的，带刺的。

凉粉一卷，五香干豆付一卷，茄子、柿子、豆角等应季蔬菜各一斤。

采购本身也是一门学问，这样一张菜单对成熟的家庭主妇来讲会是很容易采购的，白雪却着实忙乎了一阵。一会儿

东一会儿西，显得忙乱无头绪。提兜总算装满时，白雪感到有些口渴。前面有一个卖冰棍的，她向那里走去。

世界上的事总有巧合，婚姻的事要靠缘份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见面不相识。殿武和白雪的事也是有缘份的。

说来巧得是，白雪去买冰棍殿武也想买，就在卖冰棍的小车旁两人见面了，意外的相见总能让人感到惊喜。

“白雪！”

白雪的脸上略带腼腆，在含而不露的笑容中表现出喜悦，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。同时白雪对殿武的家庭变化表示出关心，殿武家里发生的事她已经知道了，她为殿武失去慈爱的奶奶而难过，她想分担他的悲哀。高考以后，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见面，而在心中彼此恋恋不舍。

两人期望见面，一旦偶然相遇，一肚子话又不知从何说起。白雪用真挚的目光望着殿武，高考的结果对他们将产生什么影响，她为此而深深地忧虑。

梅兰的烹调手艺不错，烧出的菜在色味方面很受客人赞扬。白文礼的老同事杜副检察长个头不高，胖而结实，他的胃口不错。白文礼不停地给客人夹菜。

杜副检察长原先也在这个城市。那还是十年前，白文礼当时是预审科副科长，杜副检察长当时是科员，两人工作配合的有条不紊，个人之间情谊日渐加强。后来由于对检察院工作的重视，将杜副检察长调到另一城市。十年过去，白文礼升任市检察院检察长，杜副检察长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。聚谈起来，共同语言颇多，酒自然也就喝得欢畅顺心，免不了拉拉家常。

“老杜呀，孩子都大了，做什么工作？”

“拉扯孩子真是件不易的事。我的工作忙，全靠她了。老大不是女孩么，在市里的文化馆工作，去年结的婚；老二去年考到这儿来了——”

“在什么学校？”

“理工大学。”

“还是不错的，有机会让他来家里玩，需要我们照顾的，你也不必客气。”

“放心吧，以后少麻烦不了。”

白雪吃了点饭早早退下去，躲在房间里不再出来，电视新闻开始了，这是她最喜欢的电视节目。今天，她有些不安，一股无名的烦恼袭扰着她，或许这又是什么预兆？

旋转的灯光晃得殿武挣不开眼，工人文化宫舞厅是以乐队和灯光的优异而著称的。灯光效果自不必提，乐队相当的讲究。演奏的曲子大都经过精心编排，不象其它舞厅那样具有随意性。

乐队正奏着一首诱人的四小舞，灯光和乐曲很和谐，漂亮的女歌手以浑圆的中音演唱着一支意大利的爱情之歌。白雪用胳膊碰了一下殿武，殿武抓住了白雪的手。

“我们跳下一支曲子吧。”

舞池中亚芬和肖刚随着节奏起舞。亚芬看上去十分兴奋，她舞跳得非常棒，遇到合手的舞伴是定要跳个不休的，况且肖刚正在追求她。肖刚和她们是同班同学，彼此的脾气和性格都有所了解。在中学毕业的舞会上，他们配合得相当出色，光彩照人。也就是在那一晚，他们才发觉各自在对方心中的

位置，并且在各自的心中荡起不大不小的涟漪。

下一支曲子的时候，白雪和殿武上场。说心里话，殿武跳得是相当笨拙的，白雪则显得熟练，他们不是一对好舞伴。白雪很有耐心，殿武能来陪她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休息的时候，肖刚送来两瓶汽水，他表示希望能和白雪跳下一支曲子。白雪看了殿武一眼，答应了。

看起来白雪和肖刚倒是合手的一对，但舞场上的合手并不等于生活中的合手。肖刚曾追求过白雪，当时白雪以学习为由推托了。时至今日，肖刚仍没有放弃，利用跳舞的机会，他又一次提起。在白雪没有正式嫁人之前，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和殿武既是朋友又是情敌。他对白雪的感情是隐蔽的，至少是不直露的；殿武在这方面颇有男子汉的气概，只要是自己感觉的就毫无顾忌地去追求。这些主要是由两人的性格特点决定的。从另一方面来讲，白雪对殿武的印象颇佳，有时候甚至主动和殿武搭讪。肖刚自认不如，只有苦笑。

“白雪，我能听听你对爱情的理解么？”肖刚单刀直入。

“爱情其实很简单，并不象有些作家说的那么复杂。爱情就是男女之间的理解和被理解，通俗点说就是两性之间的爱与被爱。”

“我不完全赞同你的观点。你认为爱情就没有条件吗？比如说最基本的……”

“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一切都会置之脑后。”

“白雪，坦率地说，当你正在热恋的时候，另一个人向你表达爱情你该如何？这并不违反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，一个人在未结婚之前总有爱与被爱的权力。”

“首先我深深地理解他，然后客气地对他说我只能爱一个

人，况且我有选择的自由。”

“白雪，你越加深不可测了。”

“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配合，不是吗？”

他们跳舞配合得蛮不错，并没有因为他们之间的对话而受到影响。肖刚本想见缝插针，话一出口就遇到白雪的婉言回绝，后面的话只好咽回去。他后悔自己的自制力太差，不该问那些傻里傻气的话，何况亚芬就在旁边。

肖刚承认亚芬是位好姑娘，待人诚恳、热情，但和白雪比起来，她缺少女孩子的温柔和秀气。两人在某些性格方面相抵触。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阻碍了两人感情的发展。当有一天亚芬向他表示爱意时，肖刚有点不知所措。他内心矛盾，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决定和亚芬以朋友相处。这在某些方面看来是以对白雪的爱为补充的。

灯光的变幻迅猛异常，一会儿将你带进灿烂的天际，一会儿将你抛入幽暗的星谷。和白雪跳上一曲，肖刚的感受颇深。以至和亚芬跳上之后，仍然受着刚才的影响。亚芬看在眼里。

“你的神经出毛病了吧？恍恍惚惚的？”亚芬的话赶劲儿，往点子上敲。

“哪儿的话，我是在担心高考的事。”

“我看你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不客气地讲，这是做梦。”

“亚芬，我不是那种人。”

亚芬狠狠地踩了肖刚一脚，肖刚咧咧嘴没有叫出声。即使叫出声，在这么强烈的音乐中别人也不会听到，也只能为自己找一种解脱苦痛的方式。